LIBRARY
JAN 1 4 1974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35
A2W8
19--
V. 23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395/62
ASIAN COLLECTION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十一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肅宗皇帝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於靈武。在位七年。壽五十二歲而崩。○帝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能矣。然惑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節度由軍士廢立。何多失德也。

【綱】丁酉。二載。【書法】肅宗二年。大書肅宗皇帝景雲二年。正始也。於是而大書曰肅宗皇帝至

安慶緒殺祿山

德二載。恆也。其不書何譏也。何譏。譏始之不正也。始無所受。其不正也甚矣。綱目不從肅宗例書之。所以病之也。

綱 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見上卷二四）

書法 於是上皇既稱太上皇。欲制爲誥矣。而又以李麟同平章事。誠有所不得已也。然則靈武之遽。益可慨矣。

綱 安慶緒殺祿山。

書法 不書弒。賊之也。故太子臨書謀殺莽。安慶緒書殺祿山。史朝義書殺思明。臣不臣。故子不子也。綱目之例。君臣之分而已矣。

目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平聲）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涉）李猪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

殺建寧王倓

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之。又謂豬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酌。刀斫斬也。祿山腹。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爲太子。襲僞號。然後發喪。【綱】殺建寧王倓。【發明】書殺。殺無罪也。上書[illegible]天未絕於唐也。而下有此書。肅宗之闇如此。惡之無復奚矣哉。【目】李輔國本飛龍飛龍廄見上卷十六小兒。粗閑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見上卷二四謀

害廣平王上。見同上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致堂胡氏曰肅宗爲太子危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悱危阨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綱　帝如保定。今陝西平凉府涇州

綱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目　安慶緒以子奇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兵十三萬趣趨睢陽見上卷六許遠告急於

張巡。巡自寧陵見上卷末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去聲軍糧。脩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綱】郭子儀平河東。見上卷二九賊將崔乾祐敗走。

【綱】二月。帝至鳳翔。去年改扶風爲鳳翔郡。今陝西鳳翔府。

【目】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俱見四九卷十三。西域兵皆會。江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

四人所見不約而同

淮庸調（見上卷二五）亦至長安入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見卷末）東北取范陽上曰朕切於晨昏（見同上卷十六溫凊）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致堂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亦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亦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夫李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杲卿旣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綱】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見上卷一一）【書法】賊僞署官多矣希書書守范陽何悵

明皇遣中使祭張九齡

張巡擊走尹子奇

泌策之不行也。泌之所先攻，賊之所先守矣。書曰使思明守范陽，深惜之也。

目 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横，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綱 三月，韋見素、裴冕罷，以苗晉卿為左相。

綱 上皇遣中使祭始興（今廣東韶州府曲江縣）文獻公張九齡。（書法見二三卷八）

目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見西九卷五），為（去聲）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綱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目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見上）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

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會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充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苦濫反俯視也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

剡蒿爲矢

郭子儀清溝之敗

琰上聲削也蒿爲矢。中去聲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綱】夏四月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溝敗績【目】初關內見四二卷二八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見上卷二三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見上三鳳翔賊游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爲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見上卷五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安守忠僞逝子儀

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爲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儀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見四五卷二七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見四三卷二七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去金紫見上名器見四卷五十九之濫至是而極焉【綱】房琯能以張鎬同平章事【目】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不以職

未聞飯僧可致太平

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爲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內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綱]貶郭子儀以敗績[目]子儀詣闕請自貶以爲左僕射[發明]前書子儀以敗自劾矣然是時方務含容將帥使能入處此必歸罪偏裨以自解惟子儀必自詣闕請貶故綱目亦正名書之若子儀者亦可謂之賢矣[綱]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目]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見上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給也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

霽雲齧指示進明

食。士卒消耗。至于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鬭。遂為賊所圍。時許叔冀在譙郡今江南鳳陽府亳州。尚衡在彭城今江南徐州。賀蘭進明在臨淮。今江南鳳陽府泗州。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且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去聲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見上與城俱殁

相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琯爲相。惡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爲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廣平郭子儀收復西京

【綱】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目】上勞（去聲）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見上卷二四）懷仁可（植）汗（寒。猶漢言天子。）遣其子葉（攝）護（回紇號太子曰葉護。）

李嗣業身先士卒

業將精兵四千餘人繼至鳳翔三。見上。廣平王俶將朔方見上卷十八。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灃水源出西安府城南終南山下，至咸陽縣入渭。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見九卷二五。漢挑[illegible]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稱。諜者曰遊偵，謂之細作。者知之。僕固懷恩

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背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安守忠李歸仁與張通儒田乾貞等皆遁大軍入西京即長安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孚。係人曰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取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産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水（在西安府城東）之東軍民胡虜見俶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鎭撫三日引大軍東出

【綱】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目】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啖姓也）庭瑤奏上皇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見上卷十五）靈武勸進（見上卷十八）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見上三）請速還京師

李泌有五不可留

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獨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

李泌不可明之意在建寧

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祥也陛下歸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見同上晨夜）乎對曰非也乃建寧二（見上）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煙入）聲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

李泌誦黃臺瓜辭

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武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見四五卷二九 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離離貌垂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蔓音萬 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至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見上 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

鄴侯得出處進退之義
張巡許遠

侯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二十見上卷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致堂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悟其敵而一悟也使得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泌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悟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也

【綱】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發明】張巡死節表表

在人無可言者。然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
者。遠雖不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偃師。故綱目
而書之。則見其均為死節之臣
耳。固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目】尹子奇久圍睢陽見上文。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上見同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守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

羅雀掘鼠
殺妾食士

眥裂齒碎

齒餘纔三四

張巡將略

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眥恣目際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淵入聲挑也視之所餘纔三四齒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

兵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備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也張鎬時兼河南節度使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吸譙郡六見上太守閭丘複姓曉使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盧陵歐陽氏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

不得擄食東南幸與首尾小大數百戰雖力盡
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
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遠後死不為屈
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矣以完節封三
人與名無窮不待
晉生而後顯也

天以完節升二人

廣平郭子儀收復東京

【綱】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目】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南山在河南府城西南。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會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

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見上卷二八。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今河南府偃師縣。廣平王俶入東京。即洛陽。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綱李泌歸衡山。目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即南嶽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敕郡縣為去聲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俸也。

綱帝發鳳翔。見上三。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綱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綱陳留。今河南開封府。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綱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安慶緒

甄濟引首待刃

走保鄴郡。今河南彰德府。【綱】以甄眞濟爲祕書郎蘇源明知制誥。【書法】祕書郎知制誥。未有書者。此其書何賞忠也。故特書之。【目】初汲郡今河南衛輝府。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預對。舉也。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

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綱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目 上皇至鳳翔。命悉以兵甲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致堂胡氏曰。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之也。當盛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耶。既啓其端。於是有露刃而劫遷者。興慶之不獲安其居。俾嚴之不得考其死。漸生於是矣。

目 上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目 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在咸陽縣。上皇發行宮。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入御含元殿見四五卷二十。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在西安府治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出居興慶宮見四八卷八。目 上累表請

李翰作張巡傳

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綱立廣平王俶爲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雎綱追贈死節之士目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見四二卷四。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去聲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

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綱 復郡名官名。

綱 以良娣張氏爲淑妃。

書法 書淑妃立不書。書張氏何。志亂始也。

綱 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目 安慶緒忌思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illegible]見上思明引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今山西太原府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

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今直隸河間府滄州)瀛(今直隸河間府)安(今直隸保定府安州)深(今直隸眞定府深州)德(今山東濟南府德州)棣(今濟南府武定州)等州胥降。雖相州(今河南彰德府)未下。河北十(見上)三。率為唐有矣[綱]御陷賊官以六等定罪。[目]諸陷賊官。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八人賜自盡。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見四九卷十一孫甫斷)若不能活均垍。死何面目見說

明君不以一身害公義

於九泉。上皇曰。俏爲去聲汝長流嶺南。見四二卷二八。均爲此
毀吾家事。汝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致堂胡氏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生之恩。專歸說垍。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爲肅宗者。正均垍之罪。而爲說置後。其庶幾乎。

綱 戊戌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綱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射。

書法 書李輔國何官。宦者也。宦者有爲將軍者矣。未有爲卿者也。自是而書爲兵部尚書。書爲司空兼中書令。至進爵爲博陸王。極矣。亦不至於書盜殺。不止也。

目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綱 賊將能奈

復以載爲年

元皓舉所部來降。【綱】大赦改元。【目】盡免百姓今載租庸（見四二卷十一）。復以載爲年。【綱】三月，徙楚王俶爲成王。立淑妃張氏爲皇后。【綱】夏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爲觀察使。【綱】張鎬罷。【目】鎬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衞。上以鎬爲不切事機，罷爲荊州（今湖廣荊州府）防禦使。【綱】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更名豫。【目】張后生興王佋（紹），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決，從容謂[illegible]

史思明反

刑部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意如何？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綱】崔圓李麟罷，以王璵同平章事。（上頗好鬼神，璵專依鬼神以求媚，上悅之。）

【綱】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綱】六月，立太一（見十三壇從王璵 卷十六壇之請也）。

【綱】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目】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見卷末），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朔）衣（去聲）婦人服詣諸將說

初鑄大錢

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謗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上見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札也。思明遂殺承恩。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

【綱】秋七月。初鑄大錢。

【目】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

【綱】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

【綱】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發明】以九節度之衆。而以一宦官臨之。不亦辱乎。相州之敗。其原盡在於此矣。故特揭而書之。以著其失。

九節度使

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目】安慶緒之初至鄴見上十三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

以繕臺沼酣飲為事。上命朔方見上卷三郭子儀及淮西今河南汝寧府魯炅。興平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李奐。滑見上十六濮今山東東昌府濮州許叔冀。鎮西北庭見四九卷十三李嗣業。鄭今河南開封府鄭州蔡今汝寧府新蔡縣季廣琛丑森反河南見四二卷二八崔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今山西太原府見上卷二一李光弼。澤今山西澤州潞今山西潞安府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以子儀光弼皆元帥。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始。

遂昌尹氏曰於是始命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矣不書宣慰處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勳臣難相統屬故命朝恩為使臨之名曰處置使是專行誅矣郭李不可以相統宦之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故唐世宦者例不書官官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然則如之何綱目有以處此矣等光弼於諸節度而獨揭子儀之名於其上固以予儀為可以統光弼也其旨深矣

【綱】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今河南衛輝府遂圍鄴城。慶緒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

【綱】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目】平盧見四九卷四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見丙五卷二四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八君八柄存乎已

八李懷玉爲裨將也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溫公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爲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

餘年。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宜］入柄。見二豈非聖謀之遠哉。●［註］三卷十八。

［綱］己亥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目］鎮西節度使李嗣業卒於軍。其衆。○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荔非羌人複姓。［綱］二月。月食既。［書法］月食不書。此其書何。月后妃象也。張后之蔽陽已極。極則必餘而至於亡。天之厭之也。決矣。不三年而輔國殺之。此其應也。終綱目書月食一而已。［目］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見四七卷十九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預政事。上頗

不悅而無如之何。【綱】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會于相州。即鄴郡。

【目】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慶緒堅守以待思明，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今彰德府安陽縣。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短河陽橋見上卷。三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諸道兵潰歸。【綱】

史思明殺安慶緒

制停口敕處分

五父

史思明殺安[illegible]范陽。畱其子朝義守鄴。綱苗晉卿王璵

罷。以李峴賢上聲[illegible]呂諲。因第五琦。同平章事。綱以

郭子儀爲東畿等道元帥。夏四月。史思明僭號。綱

制停口敕處分 書法 書。予之也。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諫官言事勿白宰相。一也。制停口敕

處分。二也。其斯而已矣。目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見上卷十八。侍直

帷幄。宣傳詔命。及還京師。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

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爲制敕。付外施行

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

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

李光弼代郭子儀

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綱】五月貶李峴為蜀州今四川成都府崇慶州刺史【綱】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見上十八節度使兵馬元帥【目】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臺上聲誑也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即東京洛陽也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

僕固懷恩勇冠三軍

更鑄大錢

李光弼河陽之捷

令一旛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綱】以王思禮為河東（見十八上）節度使【綱】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今山西平陽府隰州）王【目】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綱】八月更鑄大錢（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書法】前書初鑄大錢矣於是書更鑄自大錢更鑄而人始相食矣書更鑄重傷之）【綱】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目】史思明至汴州（今河南開封府）節度使許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今開封府鄭州）李光弼至洛陽牒（移文也）河南尹（見四八[illegible]六[illegible]）

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光弼夜至河陽。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挑戰。見上七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皮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横流而渡曰亂。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仙易之

白孝德斬劉龍仙

慢罵如初。孝德瞋目見卷二九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隄音低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執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屯兵於河清今河南河南府孟津縣。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拆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

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栅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時光弼屯中潬但城名在孟縣西南賊將周摯攻之光弼以短刀置

短刀置靴中

苗晉卿比胡廣

靴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
諸君死。我自刎。不令諸君獨死也。郝廷玉。僕固懷
恩。更前決戰。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
思明及輦皆遁去
[綱]庚子。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
令。夏閏四月。以王思禮為司空。[綱]五月。以苗晉卿
行侍中。[書法]行官始此[目]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
比之胡廣。見二四卷二七[綱]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見四
四先九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綱]六月。鑄小錢一當

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

十其重輪者當三十。【目】三品錢（初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行寖久屬（祝）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乃敕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綱】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書法】（直書李輔國遷而肅宗不子之罪著矣輔國不臣之惡極矣。）【目】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見上十四）陳玄禮高力士侍衛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臣不敢

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見四五卷二十。）輔國將射生（至德中揀善騎射者千人爲射生手，號英武軍。）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焦上聲）隘，（湫下遷隘佰厄也。）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遂如西內。刑部尚書顏眞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今四川順慶府蓬州）長史。

高力士流巫州。今湖廣辰州府沅州。陳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汝。食也葷熏。辟壁。除也穀。浸以成疾。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綱]命郭子儀出鎮邠州。今陝西西安府邠州。[綱]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見上三。上定河北。見上卷二八。不果行。[書法]不果行。何惜之也。並塞北出直取范陽。李泌之深計也。而以一朝恩沮之。而北惜哉。蕭宗之進退人才。一則輔國。二則輔國。其決兵計也。一則朝恩。二則朝恩。蘇雖克復大業。而竟失河北。蓋亦由矣。[目]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李光弼邙山之敗

[綱]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

僕固懷恩
附魚朝恩

敗績。河陽。懷州皆陷。目或言洛洛陽中將士皆燕范陽人。久戍恕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即洛陽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開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即東京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在河南府城北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

史朝義殺史思明

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 薄

迫也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 河陽見上二二懷

州即懷慶府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見上十二 【綱】

貶李揆爲袁州今江西袁州府長史。以蕭華同平章事。【綱】三

月。史朝義殺史思明【目】史思明猜忍好殺。羣下人不

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見上

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

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朔進兵皆敗。

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召思明宿衛將曹將軍

日食再旣

者與之謀。遂以兵入射石思明殺之朝義即僞位使入至范陽殺朝清【綱】貶李光弼爲開府儀同三司光弼上表求自貶也【綱】夏四月復以李光弼爲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六 見上【綱】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致堂胡氏曰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故以爲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旣而加暗焉夫事常象亦云若変而肅宗終無恐懼脩省仰答譴異之意會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

【綱】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目】輔國求爲宰相上曰

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短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銜恨也。之。

[綱]九月。置道場於三殿。

[目]上以天成地平節肅宗生日九月三日也虞書大禹謨地平天成言水土既平萬物得以成遂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北門武士左右羽林將軍掌統北衙禁兵曰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模拜胡人拜稱南膜長跪拜地。圍繞。

[綱]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書法]書譏也。七月日食既。方且置道場去尊號。改正朔以厭之。果何益哉。

[綱]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書法]授官舉人自代始此。

[綱]冬。建子月受

朝賀如正旦儀[綱]以元載爲度支（見上二三）鹽鐵轉運等使[綱]上朝太上皇於西內[目]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涕流貌）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綱]壬寅寶應元年春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目]初肅宗嗣代王思禮爲河東（見上二二）節度使爲政寬弛上以鄧景山代之有裨（皮）將（偏將也）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

藩鎮之禍始於肅宗

賾舉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

【綱】行營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發明】肅宗在唐雖能克復二京然紊亂不分實始於此蓋自前日平盧節帥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遂不可解自是而後承襲爲常至於唐亡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禍實始於肅宗

【目】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州糧賜不充朔方見上二一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又以國貞治軍嚴突將王元振因謀作亂帥衆執國貞殺之鎮西北庭見上十八

賜郭子儀爵汾陽王

河東之事一以委卿

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見上十九推裨將白孝德爲帥。朝廷因而授之。綱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目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即河東治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撫。以郭子儀爲汾焚陽今太原府陽曲縣。王。知諸道行營。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

楚州得寶玉十三枚

復以建寅為正月

振及其黨四十八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綱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綱 夏建巳月，楚州今江南淮安府得寶玉十三枚。書法 上書得寶玉十三，而下書大喪二，殺后一，實之為應亦如此。書所以示鑒戒也。終綱目書得寶一而已矣。綱 太上皇崩。目 太上皇崩，年七十八。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綱 復以建寅為正月。書法見十門卷二六 綱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書法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太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脅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僅徹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曹

操於伏后，高肇於于后，皆書弒。此其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為妻而制其夫，為婦而逆其舅，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弒。是故晉賈后書殺，悉張后書殺，皆罪之也。

【音註】伏后見二六卷二九　于后見三七卷十九　賈后見三十卷十六

【目】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見上二四）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廄（見上二）。勒兵收係，遷后於別殿。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

以李輔國爲司空

係及兖王僩。綱太子即位。目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猶言天家。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親近侍從官則稱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爲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綱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敕大小錢皆當一。（民始安之）綱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綱秋。七月。郭子儀入朝。目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

以程元振爲大將軍

雍王适討史朝義

京師。綱以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書法書之。嗚呼。唐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烏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以元振爲大將軍。則是一輔國未去。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已乎。綱九月。以來瑱鎮同平章事。綱貶裴冕爲施州刺史。今湖廣都司施州衛左僕射裴冕爲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爲刺史。綱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忠。以州降。目上遣中使劉清潭使回紇。見上七脩舊好牟上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登里可汗。見同上起兵至三城。俱在河南懷慶府孟縣西[illegible]見州縣皆爲丘墟。有輕唐之志。乃

日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初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去聲）登里。上命懷恩往見之。爲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自陝州（今河南河南府陝州）大陽津（在陝州城北）渡河。與諸道俱進。制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爲前鋒。郭英乂魚朝恩爲殿。（店）李抱玉自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入。李光弼自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

僕固懷恩進克東京

入。會於洛陽。陳於橫水。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傍。依也）南山（在河南府城西南）出賊柵（柝）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鄰）單騎奮擊。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即洛陽）及河陽城。獲僞中書令許叔冀。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唱）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見上二一）再戰皆捷。汴州（見上同）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朝義自濮州（見上十八）北渡河。懷恩進敗之於衛州。（見上同）賊將田承嗣等。將兵四萬

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於是朝義北

見同上。節度使薛嵩以四州降於李抱玉。恆陽見上卷十一

節度使張忠志以五州降辛雲京。懷恩皆令復位。由

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爲備。【綱】盜

殺李輔國。【發明】書盜殺何病唐也。輔國罪惡滔天。明正刑誅。固已晚矣。而行盜賊之計。直書盜殺。病帝之不能刑也。【目】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

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

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

問其家。仍贈太傅。【綱】十一月。以張忠志爲成德軍節

度（治直隷眞定府）使。賜姓名李寶臣。【綱】以僕固懷恩爲河北（見上卷二。）副元帥。【綱】諸軍圍史朝義於莫州。（故城在直隷河間府任丘縣。）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二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代宗皇帝 名豫，肅宗太子，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三歲而崩。○帝不亂守成，是爲中材之主，然藩鎮陸梁，上陵下替，養成亂階，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爲也。

綱 癸卯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綱 流來瑱於播州，殺之。目 初來瑱

李懷仙殺史朝義

在襄陽。今湖廣襄陽府。上元中來瑱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今四川遵義府。賜死。由是藩鎭皆切齒於元振。

【綱】賊將田承嗣以莫州見上卷末。降。李懷仙殺史朝義傳傳去聲。驛遞。首京師。【目】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即范陽治。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即以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請降。朝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見五十二卷。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死林中。懷仙取其首以

唐失河北之始

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綱】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爲河北諸鎮節度使【發明】前書以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此書以薛嵩等爲河北諸鎮節度則見處置之權出於懷恩明矣讀綱書之所以志唐失河北之始【目】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今河南彰德府衛今河南衛輝府邢今直隸順德府洺今直隸廣平府貝今廣平府清河縣磁今彰德府磁州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今直隸大名府博今山東東昌府德滄瀛俱見上卷十五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盧龍今直隸永平府節度使時河北見上卷末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閒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見上同分

敕議舉孝廉
楊綰請置孝廉科

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綱]回紇歸國。[書法]綱目書蠻夷借兵多矣。未有書其歸者。此其書歸國何。幸之也。[綱]以梁崇義爲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副後。[書法]書副後始此。[綱]三月。葬泰陵明皇墓在西安府蒲城縣金粟山裔陵。唐鑑作建陵。肅宗墓在西安府醴泉縣武將山[綱]夏四月。敕議舉孝廉。[書法]事竟不行矣。何以書。是綰議也。[目]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試經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賦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爲第。明經加帖括。見四九卷九帖論。從此成俗

道舉望與明經進士並停

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札也）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皆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明皇尊重道教玄學依明經舉卽道舉也見四九卷九）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綱】秋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目】初僕固懷恩受

僕固懷恩上書自訟

詔與回紇可汗（見上卷三十）相見於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卽河東治）。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已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喻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曰：臣罪有六。昔同羅（見四二卷三二）叛亂，臣爲先帝掃淸河曲（今太原府河曲縣），一也。男玢（賓）陷虜亡歸，臣斬之以

合衆士。天寶末同羅叛逆郭子儀討之僕固懷恩子玢兵敗降虜既而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栗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三也。身與男瑒爲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側。五也。諭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惡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上見深畏中官讒口。懼受陛下誅夷。臣恭奉仙非不撫職。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議之。遠近無不疑阻。儻不納愚懇。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惟陛下圖之。上遣裴遵慶詣懷恩喻旨

郭子儀擊吐蕃

諷令入朝懷恩竟不奉詔【綱】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目】自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自鳳翔（今陝西鳳翔府）以西邠州（今陝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至是吐蕃（見五十卷二二）入大震關（即隴關在鳳翔府隴州西南）盡取河西隴右（俱見四九卷十三）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虜至奉天（今西安府乾州）武功（今西安府武功縣）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見上卷五）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以

與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見十三卷十五部伍離散至是召募
得二千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黨項俱西羌種
名。氐低羌三十餘萬眾渡渭見四一卷二二子儀使判官王
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
橋。見四二卷十八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今河南河南府陝州官
吏六軍逃散子儀遽自咸陽歸長安。京師今西安府長安縣吐
蕃入長安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引三十
騎自御宿川在西安府城西南一名華嚴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
六軍逃潰會多在商州今西安府商州速往收之延昌遂入

長孫全緒將略

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今西安府藍田縣）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臺上聲誑也）之曰郭令公（子儀嘗為中書令故稱）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

致堂胡氏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閒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閹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怨

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眞可以爲人臣之師表矣・

【綱】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書法】元振之罪大矣・不書有罪何・罪不止於削爵也・故以無罪之辭書之・知其有罪・則不若是輕矣・書放歸・譏失刑也・

【目】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見三卷九三）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況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

李光弼不學之過　柳伉請斬程元振

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況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人則畏死耳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亦豈能免乎誠能星馳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譖愬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示學之過也

目 太常博士柳伉抗上疏曰犬戎犯關度隴（隴關見上）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

見二二卷三十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是年羣臣上帝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綱】十二月上還長安

【目】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眞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眞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鹹恨也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去聲之曰

天雄軍

僕固懷恩反

用卿不早故及於此【綱】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發明】嗚呼宦者之禍至是深矣宦者爲之權至是極矣書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衆皆制於一閹臣之手使之宣慰使之處置而猶以爲未足又使之總統禁兵合內外之兵權以歸之他時脅制朝野門生天子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於冊爲後鑒也【綱】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綱】甲辰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溱州【目】溱州故城在四川遵義府城北【綱】立雍王适爲皇太子【綱】以魏博見上二爲天雄軍從田承嗣請也【書】承嗣請之也軍曰天雄賜之請也【法】跋扈之意可見矣故書【綱】僕固懷恩反寇太原見上三【目】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

何面目見汾陽王

僕固懷恩母

設備懷恩使其子瑒攻之。大敗而還。〔綱〕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目〕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罪實深。聞朔方見上卷十八。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鎭撫河東見上卷二八。汾上汾水之上。汾水見三九卷二七。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見上四。河東副元帥河中見四八卷十七。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綱〕僕固瑒爲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目〕僕固瑒圍榆次今太原府榆次縣。其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

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雲州（今山西大同府）都虞候張維嶽聞懷恩去乘傳（傳轉去聲。傳驛車）至汾州（今山西汾州府）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驛遞）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悦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連上聲。人步挽車曰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

唐世漕運推劉晏爲

數萬悉歸之歲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綱]劉晏李峴罷。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綱]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目]自喪亂以來。汴水見三三四卷三三堙因塞也。廢漕運者自江漢見三八卷三五抵梁今陝西漢中府洋今漢中府西鄉縣。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卽西京長安也米斗千錢。百姓捋鸞入聲穗遂禾穎。以給禁軍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通也浚深也汴水。遺去聲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

首　青苗錢　李郭齊名

度云。【綱】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唐租庸調之法壞。代宗以畝定稅。斂以夏秋時。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卽征之。號青苗錢。【音註】租庸調。見四二卷十一。【綱】臨淮見上卷二六。武穆王李光弼卒。【目】上之幸陝見上四。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以其母在河中。見上。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洛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今江南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

郭子儀料僕固懷恩

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營【綱】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目】懷恩至靈武見卷五十八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勳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見上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見四上名問方略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

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綱】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退。【目】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見四六卷六）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綱】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目】子儀以太宗爲此官。近皇太子亦爲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綱】乙巳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眞爲澤潞見上卷十八節度副使【目】抱眞以山東今山東道有變上黨郎潞安府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綱】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言時事上不能用【發明】書命文武之士待制此盛德事也徐而考之僅有獨孤及一疏顧切於時且不能用則餘可知矣故人君不能求言與求言而不能用其失一耳宜乎綱

裴諝不對權酤

嚴母

目亦不書獻言之入也

[綱]旱。米斗千錢[綱]夏四月。以裴諝胥為左司郎中。書郎中耳何以書嘉之[書法]服義也書交予之[目]河東太原府治山西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酤見十四卷三三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綱]劍南節度使嚴武卒。[發明]嚴武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而卒書其罰何耶君自中葉凡節度之卒不以逆順賢否皆書罰者初非襃美之也並以著藩鎮之强非故自是而後迄於五季例皆倣此[目]武二鎮劍南見四九卷十三。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朔戒之。

武不從及死。將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綱】畿內麥稔。【書法】麥稔不書此何以書識畏民也是舉也第五琦為之。終綱目書大稔四書麥稔一而已。

【目】京兆見四卷六人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綱】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己。【書法】賜名不書甚美書此惡書正己何譏也。親逐節度而使為留後且賜之名。不振甚矣。

【目】平盧見上十八卷節度使侯希逸好遊畋營塔寺。兵馬使李懷玉得眾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宿於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

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見上卷十六名還京師以鄭王邈爲節度使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見上卷末李寶臣魏博見上二田承嗣相衛見同上薛嵩盧龍見同上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見同上梁崇義及正己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綱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目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七寶飾輿也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盧簿天子儀衛曰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遂昌尹氏曰是時大盜雖平然藩方跋扈夷狄憑陵此正憤悱自彊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浮屠何哉蓋王縉杜鴻漸爲之相而魚朝恩爲之將三人皆佞佛者也邊候不警而匪頒高座國政不講而講仁王經未幾寇營侵逼身至則罷講虜退則復講甚至作章敬寺度僧尼忠孟蘭盆紛紛交舉大曆之政日以紊矣特書屢書不一書而足皆所以深惡之也

綱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含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目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俱見上五奴剌剌粹奴剌也。渾吐谷渾自謂渾主故以渾奴剌名之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趣奉天。見上十。党項趣同州今西安府同州。吐谷渾奴剌趣盩厔周質。

李忠臣即日就道

始罷百高座講

今西安府盩厔縣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見上入兵繼之子儀奏請使諸道節度各出兵以阨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西今河南汝寧府李忠臣得詔即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就道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上猶為去聲之隱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十萬至奉天京師聞之始罷百高座講名郭子儀使屯涇陽今西安府涇陽縣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十月復

諸。經。吐蕃退至邠州。四見上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子儀子。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

郭子儀單騎見回紇

郭子儀讓藥葛羅

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見上五來。回紇大驚。太師藥葛羅回紇可汗之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見上八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見四三卷十已晏駕見十卷三下令

吝亦捐館（捐棄也館舍也不欲斥言死故云）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升）載馬牛雜畜（休去聲）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去聲）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回紇號其妻曰可敦猶漢言皇后回紇登里可汗妻懷恩女也）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

巫言見一大人而還

忠信非可一日而爲

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類地以酒沃地也）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蘇是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詐

郭子儀自耕百畝

衛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說而使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乎。

【音】易師卦彖辭。師貞。丈人吉。无咎。師兵衆也。貞。【註】正也。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綱】閏月。郭子儀還河中。【目】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綱】丙午。大曆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目】自安史（安祿山史思明）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欣）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綱】二月。貶。

顏眞卿諫論事白宰相疏

顏眞卿爲峽州（湖廣荊州府夷陵州）別駕。[目]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眞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籍者爲三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禁省相應乃通出入）有急奏者皆令門司（司門之官）與仗家（十仗下見四五卷）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相玄宗）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見五十卷十三）之禍陵夷（夷卒也言王道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

臣猶豈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上以爲誹謗貶之

〔綱〕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

〔目〕以四鎮（見四九卷二四）北庭（見四九卷十三）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領邠（今陝西西安府邠州）寧（今陝西慶陽府寧州）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犯引弓直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韓信彭越）不能爲理璘善

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魚朝恩講鼎折足以譏宰相

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良久，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綱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書法 宦者判國子監，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書復備悲之，書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重悲之。

目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五帝太學之名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易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言大臣用非其人，以敗乃公事，猶鼎折其足以覆公家之餗也。餗音速，鼎實也。以譏宰相。王

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綱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目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直緡（民錢貫也）錢二十四萬常衮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綱 丁未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目 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愛）尚昇平（唐縣故城在陝西延安府宜君縣）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亦汝也）父爲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惠恨也）怒奔車奏之上曰此非

不癡不聾不爲姑翁

高郢諫作章敬寺

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不懲諭令歸子儀閨之內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同姑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綱】秋七月魚朝恩作章敬寺

【目】魚朝恩以賜莊所賜之莊爲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在西安府城東南漢武帝所鑿流水屈曲因名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都人遊賞於此及華清宮館見五十卷二以給之衞州今河南衞輝府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撫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且古之明王

天譴非人事

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不報。

[綱]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目]時盜發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疑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致堂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毋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爲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

郭子儀可與權　　徵李泌於衡山

小人罪己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目 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綱 戊申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綱 夏四月，徵李泌於衡山。見上卷十三

書法 泌前不書徵，貴之也。此則曷為復書？代宗雖素善泌，以其時考之，則元載專於外，朝恩橫於內，其不能用泌可知也。卒之無所建立，而僅就觀察判官之除，亦無據矣。故從恆辭書徵。

目 泌既至，復賜金紫。見五十卷五 為之

盂蘭盆

作書院於蓬萊殿（見四五卷二十）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方面鎮守之官，如節度使之類。）給舍（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綱】秋七月。內出盂（于）蘭盆。賜章敬寺。【目】內出盂蘭盆（釋經云，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佛令作盂蘭盆會，於七月十五日，以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食也。釋氏要覽，梵語盂蘭，猶華言救倒懸也。盆則中華器也。）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綱】八月。以王縉領河東（見上三）節度使。【綱】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今陝西平涼府。）節度使

郭子儀輕遊恩敬詩

【綱】己酉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目】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致堂胡氏曰。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庭不違乎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己盡人。裕然

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爲主以天命爲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

[綱]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初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冊以爲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祠部郎中董晉送之[書法]先是嘗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矣不書此其書何予存厚也

[綱]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目]子儀還邠州見上四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皮將偏將也將之分守河中見上十六

[綱]冬十月杜鴻漸卒[目]鴻漸病甚令僧剃髮遺令爲塔以葬

[綱]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書法]十二月卒譏貪位也[目]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

元載謀誅魚朝恩

畢以爲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未幾而卒。

綱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目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閒空閒處。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命載爲方略。朝恩入朝。常使射生見上卷二四。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州見上五。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爲鳳翔見上四。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溫至京師。載畱之。因與溫

寒食

代宗誅三宦官及元載爲最武

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上以寒食清明節前二日也。并州俗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食之。是爲寒食。宴貴近於禁中。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音意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

致堂胡氏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爲之時。及不可爲。然後爲之。故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爲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爲美歟。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也。

但贈河北一書

綱 以楊綰爲國子祭酒，徐浩爲吏部侍郎。目 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見四二卷二八）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道名，治直隸大名府）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軍校也）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

西其威權動人如此。[綱]秋七月。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發明]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西之際至代宗名欲為相。泌又固辭。今乃屈佐外藩何哉。借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綱目書以泌為江西判官。亦無貶詞。然以前日侍謀軍國與求歸衡山之事觀之。則非其類矣。惜哉。[目]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註]改也。○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今江西省。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祕少遊

代宗不能庇一臣

使善待之

華陽范氏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知元載不可任而不能退乃養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誅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也

綱 辛亥六年秋八月以李栖(西)筠(云)爲御史大夫

目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爲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綱】壬子七年秋七月盧龍（今直隷永平府）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妻上聲）代之（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衆推泚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爲節度使）

【綱】癸丑八年秋九月召郇（荀）模入見【目】晉州（今山西平陽府）男子郇模以麻辮（便上聲）髮持竹筐葦（表竹器）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見四八卷六）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綱】冬十月吐蕃寇涇

郭子儀自任其失

渾瑊以爲已罪

邠。郭子儀遣渾瑊（上聲）拒却之。【宜】吐蕃寇涇（今陝西平涼府涇州。）邠（見上二十一。）渾瑊將步騎五千戰於宜祿（縣名，故城在邠州城西。）宿將也。舊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見上二十。）亦敗，爲虜所隔。段秀實（見上十七。）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璘乃得還。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初子儀以朔方節度徙鎮河中，復從河中徙鎮邠州，皆以朔方精兵自隨。）今爲虜敗，何以雪恥。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趣）朝（潮）那（今平涼府平涼縣。）虜欲掠汧（牽）隴（今陝西鳳翔府隴州。）監州刺史李

元載奏請城原州

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戰觭見二十卷二十。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趨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原今平涼府鎮原縣。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載衣物車。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致堂胡氏曰。違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爲己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而郭子儀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歟。使子儀而欲討瑊。瑊及欲斬擴。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己。以武侯及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

【綱】元載奏請城原州。【書法】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載請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書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蓋惜之也。綱目不以人廢言如此。【目】初元載嘗爲西州見四

四卷十二刺史。知河西隴右。俱見上四山川形勢言於上曰。四
鎮北庭。俱見上十七。既治涇州。見上涇無險要可守。隴山在鳳翔府隴州高峻。南連秦嶺。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界北抵大河。今國家
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怨見上摧沙堡原州原居其中
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今陝西平涼府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
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見四五卷三二去塞甚遠。若
乘間閒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
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二關名。在平涼府鎮原縣

南浙關隴不進達安西（見二百九卷二四）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去聲）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見上）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綱】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綱】秋九月。盧龍（見上）節度使朱泚入朝。【目】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上許。為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鬱）州（今山西大同府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輿尸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諸君可賀

【綱】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見上二）反。陷相州（見同上）。

【綱】郭子儀入朝。【目】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見二三卷二五）。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綱】田承嗣陷洛衛州（俱見上二）。

【綱】夏四月。敕貶田承嗣。發諸道兵討之。【目】初李寶臣李正己（俱見上卄二）皆爲田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表討之。於是貶承嗣末州（今湖廣末州府）刺

史命諸道進兵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見上太原三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已與淮西見上十三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請束身歸朝寶臣與朱滔攻滄州見上不克承嗣將盧子期攻磁州見同上城幾陷寶臣與昭義節度治潞州山西安府使李承昭共擊擒子期送京師斬之

綱 冬十月李正已按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

目 初李正已遣使至魏州見同上田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籍境內戶口用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已曰承嗣老矣溘堪入聲死溘奄忽也

馬承倩爲害過於寺人貂鳳沙衛

莊子盜然而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已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進中使馬承倩齎詔勞去聲之。寶臣遺去聲之百縑。兼絲絹也并承倩詬詈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孩子尚爾。況寇平之後。名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華陽范氏曰寺人貂鳳沙衛皆以宦寺出使賓師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臣僚遂謀。絕構之世不能取魏其爲害也。商寺人貂鄭豎刁臭過於寺人貂鳳沙衛遠矣。註四卷十鳳沙衛左

曰承嗣紿
李寶臣

傳。襄公十八年。晉伐齊。齊師遁。夙沙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夙沙衛。齊靈公閹人。殖綽。郭最。皆齊靈公勇士。

目 承嗣紿范陽見五十卷六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同爲侶入幽燕即范陽。密令瘞意。埋也。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旺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盧龍軍。見上二六。滔不虞有變戰

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見五十卷九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懼而退

綱　十一月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見上二降

綱　丙辰十一年冬十二月涇原見上二十節度使馬璘卒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

綱　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今浙江處州府刺史

目　元載王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焦去聲。祭也謂奏章以達其情悃於天也圖不軌者上命湊收

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鞫推窮罪也）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稱去聲）是進中使發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廟主

【綱】夏四月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

【目】綰性清儉簡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騶典馬從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事類情殊

常衮欲辭堂封

致堂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暢威跋踏之態者亦非也

目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至是縉衮乃奏增之開元（玄宗年號）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爲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衮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衮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司馬温公曰衮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未可深譏也

韓混奏瑞鹽

綱秋。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目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綱以顏真卿爲刑部尚書。楊綰常衰薦之也。綱九月。以段秀實爲涇原鄭潁節度使。目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綱霖雨。度支見四四卷九奏河中有瑞鹽。發明既曰霖雨。則鹽池固多敗矣。而反稱美祥。何哉。故綱目於此特以度支奏瑞鹽書之。一以著韓混之欺。一以著代宗之蔽也。目先是秋霖。河中府見四八卷十七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混恍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

不損猶應言損

寶應靈慶

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況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令劉澡附況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今四川夔州府萬縣尉計澧里州今湖廣岳州府澧州司戶而不問況蔣鎮還奏瑞臨如況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敕毀白渠碾磑

猫鼠同乳

崔祐甫不賀

[綱]戊午。十三年。春正月。敕毀白渠碾磑。見四七卷二二。[書法]書小事耳。何以書。美無私也。[目]敕毀白渠劬。水所居曰渠。漢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故曰白渠。在西安府涇陽縣。支流碾磑以溉既。灌也。田。昇平公主見上十八有二磑。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日毀之。[綱]夏六月。隴右獻猫鼠同乳。[目]隴右見上四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謂鼠子亦飲猫乳也。不相害者。以為瑞。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

子儀所以為純臣

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朔）以公事與常衮爭。衮由是惡之。

【綱】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書法】自寶應元年至是子儀凡七書入朝。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光弼媿之多矣。

【目】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乞）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子儀嘗以副使張曇（潭）剛率輕己。孔目官吳曜（曜）因而構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評）。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

郭子儀如日月之食

惡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致堂胡氏曰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爲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悟悔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食者其子儀之謂乎

【綱】以路嗣恭爲[illegible]部尚書【目】上召李泌見上二三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嶺南節度使初平嶺南治廣東廣州府大曆八年循州刺史哥舒晃反十年路嗣恭討斬之循州今廣東惠州府獻琉璃石似玉出大秦國凡十種色爲器以自然灰治之近世亦有火成者光澤蓋不滅也盤徑九寸朕以爲至

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去聲）載盤徑尺嘗議罪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爲兵部尚書